

大国无兵

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

田秉锷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國 無兵

田秉鐸 著

—— 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 赵国强
特约编辑: 余晓灵 朱海华
责任编辑: 奚春玲
版式设计: 朱海华
封面设计: 姜 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无兵: 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 / 田秉锷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4
ISBN 978-7-80762-523-0

I. 大… II. 田… III.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
究 IV. C9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2691号

书 名: 大国无兵: 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
著 者: 田秉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523-0
定 价: 29.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引言

有国，必有兵。

有大国，必有强兵。

养兵，兵不能战，是谓“无兵”。

任将，将不能胜，是谓“无将”。

弱兵，则国危；无兵，则国亡。验之于古，证之于今，无一国可以例外。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本书作者不是军人、又不是军事发烧友，因而他不具备议论军国大事的基础性条件。

本书作者不是学院派学者，因而他也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法定学科流行课题的责任承包。

他所拥有的，大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尘封历史的独立思

考权及个人话语权。

资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散放的，随意拣拾，让他触类联想，追怀起童年在野外割草放牧的自主或不自主。

不是理论，也就没有结论。维系资料而略呈连贯的，除了历史的自然顺序，便是作者的自由思绪。

“大国无兵”的命题，在“显性”上对照中国历史是难以成立的。而在“隐性”上，中国时不时总会出现“无兵”的虚脱。这与人体免疫力消退仿佛：今日无病，并不证明你真的健康；今日和平，并不证明你已经安全。

造成隐性“大国无兵”的原因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究。本书仅仅抓住一点，即“尚武精神”的失落加以铺排，或者已经触及皮毛。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氏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竟是孔夫子。梁氏用心良苦，他是想用两千年前的列国游侠，激活两千年后的东亚病夫，其实，他天真了。他既不能终结“不武之历史”，又不能改变“不武之民族”。所以，梁氏之后的后来人也还是有继续陈述“尚武”的话语空间。

不能“尚武”，不再“尚武”，积患也久，积难也深。对“民”而言，这是道德、信仰的崩圯，这是理想、追求的转移；对“兵”而言，这是军纪、军威的消解，这是军心、军魂的销熔。

歧路亡羊，你不能坐哭穷途。惟一的积极选择是：寻觅。

面对“尚武精神”的失落，似乎也只有理性精神被击碎、被肢解、被抛弃的旧路上——寻觅，——复苏。

谁丢了，谁找回。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一无可例外者。失魂落魄，断无生理。

屈原写过《招魂》，那是十分无奈的呐喊。面对自私自利、损国损民的行尸走肉，屈原肯定是绝望了。

我麻木,所以我未曾绝望。

没有灵魂的铁头功不是“尚武”,没有信仰的金钟罩不是“尚武”。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田秉弼

2007年12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目 录

引 言	(001)
序 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001)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002)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004)
三、夜雨潇潇火不燃	(005)
四、绵宁崭露头角	(008)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010)
第一篇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013)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014)
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	(021)
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034)
四、八十万大兵解甲	(045)
第二篇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049)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050)

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064)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075)
第三篇 圆明园“火警”	(082)
一、叶名琛“惹火烧国”	(083)
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	(095)
第四篇 不能承受之“胜”	(110)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111)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121)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126)
第五篇 戳穿“纸糊的老虎”	(133)
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	(134)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142)
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	(151)
第六篇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164)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	(165)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184)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	(200)
第七篇 忍把血肉筑长城	(218)
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19)
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	(231)
三、站在哪里，死在哪里	(245)
结 语	(262)

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挡。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事起突然,让拱卫紫禁城的八旗禁卫军也猝不及防。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高出一筹的是,起事者并没有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步。在酝酿阶段,他们便将奇袭皇城、直接坐上金銮宝殿的九龙御椅设定为首要目标。省去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伐长征、兵临城下、南北和谈、或禅让退位、或吊死煤山等过渡性环节,毕其功于一役,何其轻松乃耳!何其童话乃耳!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易教等）教众。当他的夺权先遣队攻入清宫时，林清还在城南黄村宋家庄坐等消息。一是等宫内的消息，二是等河南李文成进京增援的消息。

说起这次“闰中秋风暴”，他们的筹划至少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①

朝廷的举动，被天理教的首领们侦知。防有防策，攻有攻略，天理教两大首领林清与李文成遂相聚而谋。

林清（1770—1813）原籍浙江，久居京邸，住城南宋家庄。幼年曾作药店学徒，后为提督王柄家僮，随王氏征战苗疆，耳濡目染，颇知战阵兵法。加之身高力大，面黑如铁，虬髯如猬，有几分张飞、李逵的派头，遂被直隶教众拥为“法祖”。女夸女美，人抬人大，这林清越发自我感觉良好。掌教日久，金银日积，权大气粗，他便油然做起了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美梦。

李文成（？—1813）河南滑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一木匠作学徒，故人称“李四木匠”。因为读过几日私塾，又研习数学、星象，自然比一般百姓多了一些野心与抱负。后为天理教教主，传教河南、山东，有教众数万人。北林南李，天理教两大派遥成呼应之势。

辛未（1811）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壬申（1812）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氏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

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事成，如何排座次，待定。^②

上文已述，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浪漫、大胆、简单、明了，省略了一切“革命”的曲折程序，直入本题，诚可作千秋万世造反者之明鉴也。为了给“革命”一个光彩的号召，二人在天理教原有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口诀外，又拟定了一句谶语式的经文：“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对教众的宣传提纲则是：“清朝最怕闰八月，劫数在此，天命难违，移改闰月也是无益！”^③

二人分手后，遂各自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教众是最易欺哄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经文一转眼就传遍了黄河两岸、京畿内外。

林清的聪明，是他确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击方针。内应者，就是大内太监。太监多直隶籍，以亲情联络之，以金银酬谢之，以开国再造激励之，谁不潜生出“第二忠诚”？事发前后，投入林清统一战线的大内太监已有十余名，他们依次是：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张泰等人。

林清的聪明，还在于他看破了一种“悖论”：即防守愈严密，便愈有漏洞；愈固若金汤，便愈可能一触即溃。日后的事实证明，重门高城，严兵守卫的帝王之居真的并不绝对安全。

以用兵之道衡量林清的军事才干，可将他列入“诡道”之才。他相信突然袭击的功效，他又全部依赖突袭的侥幸胜利，这也便将自己置于“赌徒”的位置上。

“赌一把”是有两种结局的。因而，赌“革命”，亦万难跳出“梦魇”的结局。教首在“梦”中，是做他的好梦；教众在“梦”中，那则是教首的暗示与引导。“革命”，总要有一个光彩的口号，口号是头头儿的发明；庸众，只要信，只要跟，只要激起提着脑袋打天下的斗志，“群众运动”自然如火如荼。林清告诉教众道：诵“八月中秋，黄花落地”八字真言，可以刀枪不入！教众信了，太监们也信了，于是有了二百男儿硬闯紫禁城的故事。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如果李文成如约赶到北京,历史或许还有新的表述。但是,李文成辈谋事不秘,且又让滑县知县强克捷占了先手,所以在闰中秋之前被官府缉拿归案。

在北京,林清望眼欲穿。

在滑县,李文成锒铛入狱。

援军不到,林清只好孤注一掷。这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有一个人,“清史”留名,那就是强克捷。是他探闻到天理教起事的消息,火速上报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求发兵镇压。高、郎二氏皆疑他轻事重报,不予理睬。再申三申,仍无回复。强克捷终不敢轻轻放下。作为知县,他深知李文成为滑县人氏,逆案一出,自己即难逃督察不力之责。纵容反叛,罪在不赦,与其失职而死,毋如为国而亡。死我一个强克捷,能保国家社稷,能安黎民百姓,何憾之有?想到这儿,他不待批复回文,即密传衙役人众,往捕李文成及其死党二十四名,且连夜突审。李文成不招。强克捷则命夹棍侍候。连夹带敲,李文成腿骨碎断。强克捷认为主犯断足,已不能逃逸,遂收狱拘押,再作审理。^④

惊闻首领被捕,九月七日(9月30日)滑县天理教徒聚众三千,围攻滑县。城中仅有快班皂役,并无精兵良将,如何守得?城破,强克捷与家属十数人被害。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教众围攻,强氏缒城走封邱,搬取救兵。嘉庆帝闻其死难,发了“恤典”,强不得已自杀。

李文成被救出狱,遂扯旗放炮在滑县聚众反叛。“地下斗争”变成了“武装起义”,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林清紫禁城奇袭的。

没文化,即少计划。

小人物不足成大事。

历史失忆的部分是,李文成被救后为何不迅速派人与林清联系,告以先发之变?林清又为何未在起事前派人与李氏作最后之沟通?

呼应了本书的主题,在这儿我们要以后来人的清醒指出,由于李文成的被捕,林、李二人失去了“会师”的机会。孤军为战者险!何况胜利?其次,因为高杞、郎锦麒二人的玩忽职守,河南官军失去了“围剿”的良机。瓮中捉鳖与放虎归山,这是多么不同的战术啊!强克捷的忠君报国成了个案。

在江河日下、总体崩圯的时代,少数忠臣廉吏化为旗帜。旗帜举得再高,也无法扭转理性崩溃与信仰缺失的颓势。一支钓竿,何以擎得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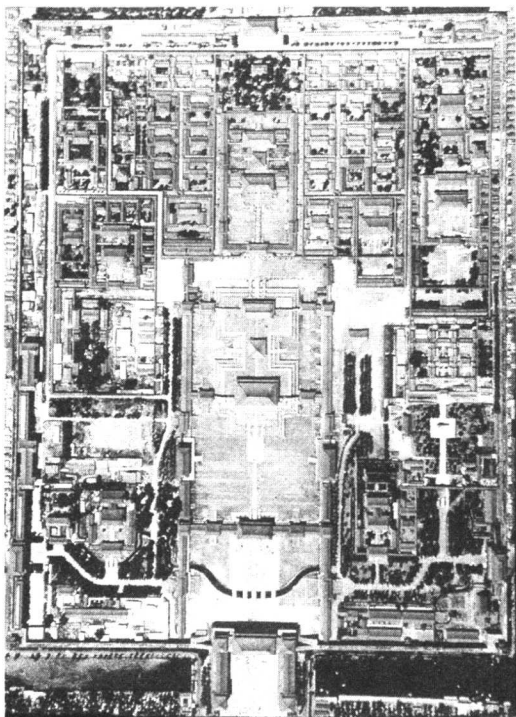
三、夜雨潇潇火不燃

再说“闰中秋风暴”的进展。

事发前,曾有人(曹福昌)建议将起事日期改在九月十七日(10月10日)。因为那一天嘉庆帝回銮京师、将驻蹕京北白涧,京中诸王大臣届时都要离京迎驾,乘其空虚,击之最利。而林清以为“劫数”在十五日,故不肯推后。事先,他们已聚众数百人,准备全力以赴,灭此朝食。临入宫,太监们认为宫内地狭,难容多人,且恃林清辈皆有躡房越脊、刀枪不入的本领,便主张减少入宫人数;林清也认为太监们路径谙熟,由其引导定可事半功倍,所以也同意削减“敢死队”的人数。最后确定,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⑤

九月十四日(10月7日),东队以祝琨、屈五为首领,从董屯出发,约由东华门闯宫,至,则由太监刘得才引入。西队以李五、宋进财为首领,从黄村出发,至菜市口集合,约由西华门闯宫,届时由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入。进城,歇息一夜,十五日上午两队都悄悄抵达指定地点。下午,内应太监出宫迎接;两队人马遂分头行动。

西路极顺利,全部闯进西华门。先入尚衣监,将监中太监、宫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是领路太监杨进忠的主意。因为杨进忠是茶房太监,曾去尚衣监乞求补衣被拒;今日有了官报私仇的机会,何不先杀一个痛快!尚衣监只有一老妇因匍匐荆棘中幸免于难。



故宫紫禁城鸟瞰图

军厮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文颖馆内,供奉文官起而争斗,被教众一一砍杀。

——慈宁宫伙房,教众纵火,被卫兵擒拿。

——熙和门外,教众杀侍卫那仑。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由马道登城墙,并在城上招展白旗。白旗上或写“大明天顺”,或写“顺天保民”。摇旗间,高广福中弹坠城。

——武英殿复道中,双方遭遇,官军以鸟枪击杀教众数十人。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次子绵宁开枪,击杀二人。贝勒绵志击杀一人。^⑦

月上东天,紫禁城因为没了往日的灯火,显得格外清冷。拼杀了半天的教众,死伤之外,所剩者已不知几许。他们在黑暗中,三三两两,打着游击。有几个人闯入五凤楼,拿出火石、火绳,准备纵一把火,以便乘乱突围。岂知,火还

东路则颇不顺。因入东华门时教众与送煤者争道,露出兵器,为官兵发觉;官兵急掩大门,仅陈爽等十几人得以闯入。入宫后,这十几人各亮兵器,夺路向西杀去。^⑥

待东、西两路人马合兵一处时,紫禁城警声四起,清官轮值侍卫早已各就各位,内廷、外廷各大门也均紧紧关闭。这就迫使闯入者在高墙夹道间左冲右突,浪费了精力,却难以进击皇宫的核心机构。

但战斗并不稍缓:

——协和门外,教众与官

没引着，一声惊雷，大雨瓢泼……

晴转阴，阴转晴，此乃天候之变。谁能料到，一场大雨，阻止了紫禁城的火灾呢！星星之火，未能燎原，大清皇朝的气运还有一百年的喘息呢！

战斗持续到十六日午后。除牺牲者外，林清党众被俘者二十四人。

林清被捉。嘉庆帝亲加审讯。帝问：“汝何故为逆谋？”清答：“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

审毕，造反者皆凌迟处死。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林清辈的突袭是用“有准备”的“无组织”冲锋，向清皇朝“无准备”的“有组织”系统挑战。“有组织”胜，“无组织”败，胜败异势，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悬殊。因为即便是仓促之间，十五日黄昏清皇朝在紫禁城聚集的兵力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十多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刚接触那次紫禁城突袭战的资料时，曾误将该事件视为大清皇朝衰败的信号。其实，那是皮相之论。突袭是下层百姓自外的挑战，有其统治机器失调性的原因（下详）；但皇朝内部，还没有解体性或崩溃性趋势，所以事虽突发，而当政者尚能应之从容。

警讯传来，在没有皇命的情势下，清室的王公大臣基本上还能闻风而动：

——宫内，皇次子绵宁紧张而不慌张，是他自觉担负起指挥宫内侍卫的抵抗与搜捕。

——宫外，诸王大臣闻变，皆率众由紫禁城北大门入宫增援，第一时间赶到者计有：庄亲王绵课、礼亲王昭梈、成哲亲王永瑔、仪慎亲王永璇、镇国公奕灏、贝子奕绍、礼部侍郎英和等数十辈。

只要人心不散，队伍不散，有时局部性的危机反而激发起全局性的振作。仪慎亲王永璇，是嘉庆帝的哥哥。嘉庆十七年（1812）因刊刻乾隆圣训误书庙号，被罢王俸三年。虽然背着处分，他也毫无芥蒂之念地奋身捕敌。事后，嘉庆帝奖其忠诚，免除一切处分。成哲亲王永瑔，也是嘉庆帝的哥哥。闻宫中有变时，他正在饮酒。半醉半醒，飞身上马赶往神武门。入门，即奋身高呼：“何等草寇敢如此猖獗，看老夫手击之！”这真是一派英雄气度。^⑧

四、绵宁崭露头角

绵宁，后改旻宁，嘉庆帝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虽然皇长子二岁是便已夭亡，绵宁成为嘉庆帝诸子中的老大哥，但能否被立为“皇太子”，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谁也说不清。

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的木兰狩猎，绵宁随驾扈从。因为奉旨先还京师，所以他碰上了教众闯宫。那天下午，绵宁在养心殿与从弟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子)说事，忽闻太监奏报有乱民闯宫。这还了得！快取撒袋(箭袋)、腰刀！吩咐一声，他即急步走向殿外，而远处正传来阵阵杀声。内侍送上武器，绵宁先系好腰刀，再背上撒袋，而手中早早握住了一把鸟铳。养心门已经紧紧关闭，他顺着木梯，联步而上，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哪知刚登一半，墙上就露出一个攀墙者的脑袋。绵宁手起枪响，那人即应声倒毙。刚下梯装好药，墙头又爬上一人。绵宁举枪，那人亦中弹毙命。^⑨

第三枪是绵志打的。见院内防卫严密，围攻者在搭上三条命之后撤去。绵宁估计乱民不会太多，遂命内监出门传令，让内宫各门(如景运门、隆宗门)关闭，严防乱民闯入内廷；接着又派人去神武门迎接健锐营、火器营援军。事实证明这一部署十分合理。待宫内守军与宫外援军可以联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福。若与他

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赐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



乾隆皇帝在侍卫陪同下猎鹿

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故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匱。”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